

王船山讀通鑑論

附宋論

第二

王船山遺集

卷之三

七

商務印書館出版高等小學堂用書目

小學萬國地理新編	外國地理圖	中外地理詳解二冊	中外地理教科書 一、二冊 三四冊	東洋歷史教科書 二冊	中國歷史教科書 一、二冊 三四冊	中國歷史讀本 二冊	西洋歷史教科書 二冊	中國歷史教科書 二冊	又南唐集字	鄭蘇戡千字文	世界讀本 三冊	學部訂改 立憲國民讀本 二冊	簡明國文教科書 八冊	國文教科書詳解 八冊 後四冊	學部訂定 國文教科書 前四冊	經訓教科書教授法 四冊	學部訂定 國文教科書 後四冊	學部訂定 修身教科書詳解 一、二冊 三四冊	學部訂定 修身教科書 四冊
每本二角	每本五角 五角	各一角半	每本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每本一角五分	每部五角 二角	每部五角 二角	每部一元 五角	每部一元 五角	每本二角	每本二角	每部五角 三角	每部三角	每部五角 三角	一元四角半 前四冊各二角半 五、六冊各一角半	每本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每本二角五分	每本二角五分	每本二角五分	每本二角

[illegible]

讀通鑑論卷三

用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譏

王莽

王莽未滅而劉歆先殺。歆未死而族先滅。哀哉劉向之澤。不保其子孫。而從學之門人與俱燼也。甄豐也。王舜也。皆推戴莽以分膏潤者也。鬼奪其魄而豐以亂誅。舜以惛死。於是而知鬼神之道焉。推戴已成。而心不自寧。此心之動。鬼神動之也。二氣之良能。所見幾而不可揜也。故皆不得其死。而歆之罰爲尤酷焉。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歆小人也。蒙父向之餘烈。自命於儒林。以竊先王之道。君子之器。其可乘乎。貌君子而實依匪類者。罰必重於小人。聖人之學。天子之位。天之所臨。皆不可竊者也。使天下以竊者爲君子。而王道斬。聖教夷矣。

嚴尤之諫伐匈奴。爲王莽謀之。則得爾。而後世亟稱之爲定論。非也。莽之召亂。自伐匈奴始。欺天罔人。而疲敝中國。禍必於此而發。尤不敢言莽不可伐匈奴。而言匈奴不可伐。澹莽之忌而諱之。豈果如蠱蟲之幸不至前。無事求諸水草之藪以撲之哉。秦之毒天下而亡。阿房也。驪山也。行旌無度。而誅殺不懲也。非築城治障。斥遠匈奴之害也。漢武之疲敝天下。建章也。栢梁也。禱祠祈僊。而馳驅海嶽也。貪一馬而興萬里之師也。非掃幕南之王庭。以剪艾匈奴之害也。秦得天下於力戰。民未休息。而築戍之役暴興。則

民怨起。漢承文景休息之餘。中國無事。而乘之以除外徭之巨猾。故武帝之功。至宣元而收。垂及哀平。而單于之臣服不貳。莽之得天下。更悖於秦。而亟用其不知兵之赤子。是其爲秦之續也。必劇於秦。尤心知之。而不敢訟言耳。豈可以爲定論。而廢漢武之功哉。兵者。毒天下者也。聖王所不忍用也。自非鱗介爪牙。與我殊類。而干我藩垣。絕我人極。不容已於用也。則天下可以無兵。故莽之聚兵轉饟。以困匈奴。爲久遠計者。未嘗非策。而嚴尤之欲深入霆擊也。亦轉計之謬焉者。莽非其人。莽之世非其時。故用莽之術。而召天下之亂。自非莽也。尤之策與趙普之棄燕雲也。均偷安一時。而禍在奕世矣。西漢之亡也。龔勝薛方郭欽蔣詡陳咸。皎然不辱。行迹相侔。而未可等也。薛方詭辭以免。何以處夫嚴光周黨際盛世而隱者乎。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可孫而不可誣。謂王莽爲唐虞。則唐虞矣。謀諸心。出諸口。方亦何以自安乎。莽之逆以僞而不足以延。苟有識者。無不知也。知之則必避之矣。避臣莽之誅於他日。抑避忤莽之禍於當時。方之工於術也。其得與龔勝齒哉。視紀遠兩唐而慧焉者爾。欽詡則可謂自好矣。咸謝病不應。辭亦孫矣。而悉收漢之律令書文壁藏之。豈徒以俟漢氏中興之求哉。誠有不忍者矣。子之慕親也。愛其手澤。臣之戀主也。閱其典章。典章者。卽先王神爽之所在也。故以知咸有不忍之心也。嗚呼。勝以死自靖。咸以生存漢。惻怛之心一也。微二子吾孰與歸。天下相習於怪。無不怪也。邛惲引天文歷數。上書王莽。令就臣位。復立漢室。可不謂怪。

乎。以莽之慘。無不可殺者。而憚免於死。莽誣天而以天誣人。故忌天而不加刑。憚故持之盈而發之無憚耳。憚以此故智。閉門不納光武而蒙賞。世皆驚其奇而偉其志操。而不知爲君子所必斥爲怪而不欲語者也。怪士不懲。天下不平。使明主戮之。而天下猶惜之。大經不正。庶民習於邪慝。流俗之論。以怪爲奇。若此類者衆矣。

後漢更始

爲名而有所推奉者。其志不堅。人爲名而尊己者。其立不固。項梁之立懷王。新市平林之立更始。是已。天下憤楚之亡。而望劉氏之再興。人之同情也。而非項梁與張卬王鳳朱鮪之情也。懷王更始。不思其反。受其推戴而尸乎其位。名豈足以終繫天下。而戢桀驚者私利之心乎。懷王任宋義。抑項羽。而禍發於項氏。更始終恃諸將。而無與捍赤眉之鋒。徇不堅之志。立不固之基。疑之信之。無往而非召禍之門。嗚呼。其危也。非一旦一夕之故也。而士之處斯世也難矣。彼以名而立君。而我弗事焉。則世且責我以名義。順而與之。則今日之輪忱。且爲他日黨賊之地。苟或所以退不保其身。進不全其節也。嬴氏之暴。楚之亡。莽之篡。漢之中絕。苟有心者。孰不憤焉。而斟酌於從違。在閒不容髮之頃。一往之志。義未審。而仆其生平。無他不揣其實。而爲名所動也。慎之哉。力均則度義。義均則度德。力可恃也。義可恃也。至於德而非可以自恃矣。伯升果有天下之志。與更始力相上下。而義相匹。則以德相勝。而天下惡能去己。諸將之欲立更始。

無亦姑聽之而待其自斃如其不斃則天且授之人且歸之而惡能與爭如其斃則姑順諸將之欲自全於禍福之外遵養以待時故高帝受巴蜀漢中之封而待三秦之怨三齊之反以屈項羽而羽終屈伯升不知出此悻悻然與張卬朱鮪爭夫天下之大寶豈有可自爭而自得者乎其見害於諸將也不揆而犯難也李軾且掘腕而思害焉況他人乎

王莽既誅更始定都雒陽赤眉帥樊崇將渠帥二十餘人入見安危存亡之大機也於此失之而更始之亡決矣定天下之紛亂者規模有可素定而未可全定也莽之未誅漢之力全注於莽莽平羣盜方興而未戢固其所不豫謀者一旦而莽誅矣釋其重憂而相慶以大定猝然授以赤眉而不容其躊躇以審處豫謀所不及矣莽未誅赤眉者莽之赤眉也莽已誅赤眉者漢之赤眉也以新造之邦代莽而受赤眉之巨難周章失措而不知所裁及其算失事敗而後知前此之疏當其時氣乍盈而易弛機至速而難留善已亂者俄頃定之而永靖將謂其有不測之智勇而不知非然也神不偏注於所重而固有餘力以待變也故擐大敵舉大事謀大功歛精專氣以求成者之非難而大敵已滅大事已決大功已就正天人交相責而艱難萃於一人之身此則中材以下者所不及謀而大有爲者立不拔之基以應萬變之遷流權不可設而道則不窮也更始君臣惡足以及此哉其遣使諭降赤眉也亦憂其不降耳不知不降之不足憂而降之

之憂更大。然則無前定之道乎。抑姑置赤眉而急自治。未能如聖哲之坐制於俄頃也。則無如緩之以俟其定。將天自有不測之吉凶。人自有猝然之離合。可降也。而後降之。可討也。而後討之。夫亦可謂因天乘時。而順俟天命矣。其始也。無餘力以待之。其繼也。又弗能姑置焉。更始之亡。所以決於樊崇之入見也。

光武之拒更始。與昭烈之逐劉璋一也。論者苛求昭烈。而舍光武。失其平矣。劉焉之於昭烈。分不相臨。光武則固受更始大司馬之命矣。更始起於漢室已亡之後。人戴之以嗣漢之宗社。劉焉當獻帝之世。坐視宗邦之陵夷。方且據土而自尊。則焉父子有可逐之罪。而更始無之。如曰更始不能安位而存漢。則璋之弱。又豈足以保三巴。而不授之曹操乎。然則以忠信堅貞之義相責。而昭烈有辭。光武無辭矣。乃光武之不與篡逆同罰也。則固有說。更始之立。非光武兄弟之志也。張邛朱鮪。動搖人心而不能遏。則奉更始而君之。受其鈇鉞之賜。皆出於弗獲已。而姑以自全。君臣之義。生於人心者也。天下方亂。君臣未定。無適主之分義。同興討賊之師。勢均德齊。而志不屬。故更始不任爲光武之君。拒之而心固不疚。義非外也。信諸心者。無大疚焉。斯可矣。唯然。則光武可逸不忠之罰。昭烈可釋不信之咎。皆非可執一切之信義。以相糾者也。而於昭烈乎何誅。更始不足。以有爲。史極言之。抑有溢惡之辭。欲矜光武之盛。而揜其自立之非。故不窮更始之惡。則疑光武之有慙德也。乃若更始之亡也。則舍雒陽而西都長安也。當是時。

赤眉在濮陽城頭子路。力子都在河濟間。

力子都後漢書任光傳作力子都今從之

銅馬大彤等賊在燕趙。李憲在淮南。天下所岌岌未定者。東方也。而遽避勞趨逸。欲擁關以自固。則天下深見其不可恃。而競扼其虛。顧欲長保故宮之富貴。以自封殖。是猶狐兔倚窟以安。而韓盧騰躑於外。甫一出而必不免於獲也。王莽誅關中無事。隗囂委宗族而從己。於斯時也。得一重臣如寇恂者。鎮撫長安而安集之。爲雒陽之根本。而都雒以彈壓山東。光武卽解體於河北。其能遽收河內。下河東。而無所顧畏邪。赤眉已降之餘。不能馳騁任志。如踐無人之境必矣。蓋更始所任爲大臣者。類皆羣盜之長。貪長安之富盛。而藉口於復高帝之舊業。以爲廓清。其銓錚小異如朱鮪劉嘉鮑永之流。亦不勝盈廷譚詆之論。則塞巔當之戶。耽燕雀之嬉。固其宜也。光武得士於崛起之中。而任之。旣無盜賊之習氣。及天下甫定。復不以任三公。而別用深識之士。盧建西都。而定宅雒陽。以靖東方之寇。皆懲更始之失。而反其道。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更始之失。光武之資也。

匈奴之禍。至元成之世而大息矣。東漢之初。因盧芳而大爲中國害。非徒王莽之激之。抑更始挑之也。更始尸位於關中。赤眉橫行於曹濮。蕭王異志於河北。公孫述割據於巴蜀。斯時也。豈有德有威。足以及匈奴。而輕以一介之使。循故事以求匈奴之順己。召其侮而授之以嫚詞。自取之矣。故嚴尤之諫。爲王莽言也。伐之不可。和之不能。夷狄焉。

知仁義。勢而已矣。更始之勢。曾莽之不若。而欲匈奴修呼韓邪之已事。不度德。不量力。貽數十年邊關之禍。陳遵者。洵妄人也。易世而後。微寶憲耿秉之矯矯。漢其危矣。

光武

昆陽之戰。光武威震天下。王業之興。肇於此矣。王邑王尋之師。號稱百萬。以臨瓦合之漢兵。存亡生死之界也。諸將欲散歸諸城。光武決迎敵之志。諸將不從。臨敵而撓。傾覆隨之。光武心喻其吉凶。而難以曉譬於羣劣。則固慨懷以爭。痛哭以求。必聽之時也。乃微笑而起。俟其請而弗迫與之言。萬一諸將不再問而遽焉駭散。能弗與之俱糜爛乎。嗚呼。此大有爲者。所以異於一往之氣矜者也。尋邑之衆。且壓其項背。諸將欲散而弗及。光武知之矣。知其欲散而弗及。而又迫與之爭。以引其喧囂之口。相長而益餒其氣。則不爭而得。爭之而必不得者也。而且不僅然也。藉令敵兵不卽壓境以相迫。諸將驚潰。而敵躡其後。王邑無謀。嚴尤不決。兵雖衆而無紀。外盛而中枵。則諸將潰敗之餘。敵兵驕懈。我乃從中起以乘之。夫豈無術以處此。而特不如今此之易耳。諸將自亡。而光武固不可亡。項梁死而高帝自興。其明驗已。一笑之下。綽有餘地。而何暇與碌碌者爭短長邪。而尤不僅然也。得失者人也。存亡者天也。業以其身任漢室之興廢。則尋邑果可以長驅。諸將無能以再振。事之成敗。身之生死。委之於天。而非人之所能強。苟無其存其亡。一笑而聽諸時會之量。則情先靡於軀命。雖慷慨痛哭與諸將競。亦居然一諸

將之情也。以偶然億中之一策。懷憤而求逞。尤取敗之道。而何愈於諸將之紛紜乎。天下之大。死生之故。興廢之幾。非曠然超於其外者。不能入其中。而轉其軸。故武王之詩曰。勿貳爾心。慎謀於未舉事之前。坦然亡機於已舉事之後。天錫帝王以智。而必錫之以勇。勇者非氣矜也。泊然於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者也。光武之笑起而不與諸將爭前卻。大有爲者之過人遠也。尤在於此矣。

懷王遣高帝入關。而高帝之王業定。更始遣光武徇河北。而光武之王業定。大有爲者之初起。不欲躬爲戎首。抑必藉人以興。迨其威名已著。而追隨於行隊之間。則得失興喪之樞。不任己而因人。稍欲持權而禍已發於肘腋。宋義之所以死於項羽。伯升之所以死於李軼朱鮪也。然則項羽禁高帝不令入關。更始聽朱鮪而拒劉賜之請。不委河北於光武。羽與更始。可以終保大位。而無與爭乎。曰。不能也。禽之相制以氣。人之相役以道。項羽有韓信陳平。而不能禁其不去。更始有隗囂。而不能服。無以役之也。藉令置高帝。光武於股掌之上。用之不能。殺之不可。羽與更始。且自困於無術。三齊甫受封。而旋叛。彭越陳餘英布。翱翔桀驁。以需時。王郎蠶起於河北。赤眉反戈而西嚮。羽與更始。終無以固其位。而徒召亂於無已。爾朱兆且不能得之於高歡。況二帝之涵育者深乎。故以范增朱鮪爲忠謀者愚也。無救於敗。而徒亂天下也。無御豪傑定四海之道。而操疑忌以困人。其亡愈速矣。

王者代天而行賞罰。參之以權謀。則逆天而天下不服。非但論功行賞。按罪制刑於臣民也。武王封武庚於東國。不得不封也。天也。周公相成王。誅武庚。不得不誅也。天也。三代以上。諸侯有道。天下歸之。則爲天子。天子無道。天下叛之。退爲諸侯。武庚宜侯者也。不得不封。武庚宜安侯服。而欲復干天命。不得不誅。既代天以賞罰。則洞然與四海公其袞鉞。而所委曲於操縱。以爲駕馭之術。蘇洵氏唯不知此。故以權術測王者之舉動。而成乎小人之邪說。王郎遣杜威納降。威爲郎請萬戶侯封。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劉恭爲盆子乞降。恭問所以待盆子者。帝曰。待以不死耳。大哉王言。奉天以行賞罰。而意智不與焉。斯乃允以繼天而爲之子。王郎者。妖人也。妖人倡亂。不可不誅。以其降而姑賞之。終拒其降而斬之。以懲天下之妖妄。而天下定。盆子者。愚而爲人立者也。愚且賤而欲干天位也。可誅。非其志而聽命於人也。可宥。待以不死。而授之散秩以養之。義正而仁亦裕矣。所尤難者。光武決於一言。而更無委曲之辭。以誘之。明白洞達。與天下昭刑賞之正。故曰。大哉王言。體天無私。而爲之子也。爲權術之說者。則不然。心惡之而姑許之。謂可以輯羣雄之心。使劉永之儔相仍而革面。獨不見唐高祖之待李密。其後竟如之何也。狙詐興而天下相長以僞。故終唐之世。藩鎮倏叛倏服。以與上相市而兵不可戢。然則權者非權也。僞以長亂而已矣。湯誥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誠帝心也。豈憂天下之有不服哉。何所慮畏而與人相爲駢儉乎。故言權術以籠天下者。

妾婦之智而已矣。

馮異招李軼於雒陽。軼報曰：千載一會，思成斷金。異斬武勃。軼閉門不救，是宜受其欺而雒陽可速下也。光武則宣露其書，使朱鮪殺軼。軼本與伯升俱起，詔事諸將，忌伯升而譖殺之。光武欲得而甘心久矣。軼死而雒陽之圍經年始拔，事有勞而不貪近功，以申大義者，此是也。乃殺伯升者，朱鮪之本志。軼特徇鮪而從之者，爾帝之於鮪也。使岑彭說之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降，官爵可保。河水在，吾不食言。鮪降而拜將軍，封列侯，傳封累世，同怨而異報，達於理者之制恩怨，非常情之所可測也。如此雖然，亦惡有不可測哉。伯升初起，始發於李軼，還光武而與建謀，則軼固光武兄弟所倚爲腹心也。更始立，朱鮪張卬暴貴，軼遽背而卽於彼，因勢而遷者，小人之恒也。亦何至反戈推刃而無餘情哉。及光武初定河北，始有入關之志，更始委三十萬之重兵於軼，守雒陽而李松甫敗於赤眉，軼又窺長安之不固，而思附光武，覲然納斷金之言而不愆。光武曰：季文多詐，不能得其要領，特假手於鮪以殺之，而討猶未伸，非可以鮪例之也。鮪起於平林，先光武以舉事，與伯升未有交也。奉更始而爲更始謀殺伯升者，亦范增之愚忠耳。更始之諸將，類皆賊也，而鮪獨異，殺伯升，留光武而不遣，知有更始而不恤其他諸將挾功而欲自王，更始弗能違也。鮪獨守高帝之約，辭膠東之封，受命守雒，百戰以與寇恂馮異爭死生之命，及長安破，更始降於赤眉，雒陽孤立無援，且堅壁固守，以殺

伯升爲慙而不降。故通更始之廷。所可與有爲者。惟鮪一人而已。於事君之義。立身之恥。殆庶幾焉。藉令光武以怨軼者。怨鮪而拒戮之。則以私怨而廢天下之公。且將獎人臣之操異志以介從違。而何以勸忠乎。子曰。以直報怨。直者理而已矣。於軼何可忘。而於鮪何容芥帶也。

效卓茂之爲。可以化今之人乎。曰。何爲其不可也。效卓茂之爲。遂可以化人乎。曰。何爲其可也。所以然者何也。素履无咎。居心無僞。而抑於大節不失焉。則行之也和順而無矯物之情。篤實而不期功名之立。動之以天。而物弗能違矣。非然。則嚴詡之以亂潁川者。所謂鄉原德之賊也。王莽之當國。上下相率以僞。效茂之迹。以誇德化者。非直一嚴詡也。莽皆樂推之以誘天下。彼亦樂附莽而成其利達。莽居攝而茂以病免。名不照於當時。而莽無求焉。自拔於流俗。而居約以自汙。敦實行而遠虛名。茂自此遠矣。且其諭部民之言曰。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擴愚賤之昏瞽。而示以天理流行之實。夫豈託迹寬仁。以干譽者之所能及此乎。茂唯有此。雖無皁皁之名。而志終不降。雖違物情之順。而不爽天性之貞。自非然者。恭而諂。寬而弛。樸而鄙。無得於心。不全其大。徒飾爲從容平易之容。石建以之獵顯名厚實。而不保其子之令終。天不可罔。人固不可重欺也。故欲學茂者。無但求之事爲之迹也。鮑永馮衍。審知更始之亡而後降。正也。然旣已事主不終納款。以免戰爭攻守之禍。豈

更有无妄之福。可容其覬望乎。鮑永以立功而受封。雖可受之而無疚。要亦聽新主之自爲予奪耳。馮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苟知此矣。在貧如富。在賤如貴。悠游卒歲。俟命而無求。豈不成乎大丈夫哉。而怏怏失志。移怒忿於妻子。抒怨懟於文辭。然則昔之阻孤城。抗大敵而不降者。正留一不挑之節。爲夫死更嫁之地。衍之生平。敗於此矣。光武終廢而不用。不亦宜乎。

光武之處彭寵。不謂之刻薄而寡恩不得矣。王郎之亂。微耿況與寵之力不及此。天下粗定。置寵若忘。而以年少驕躁之朱浮。位於其上。寵惡能不怨邪。泄浮之奏。以激寵。使速反而殪之。誠不知光武之何心。意者寵之初發突騎。助光武討王郎。寵無固志。特爲吳漢王梁所脅誘。而耿況寇恂從臾之。以此有隙焉。而雖功亦罪乎。夫天下競起。疑王疑帝。豈易測之於風塵之下。既有功於已而拯其急。則固未可忘也。光武能忍於反側子而不能忍於寵也。何邪。乃寵之不得其終也。亦有以自取矣。耿況之始歸光武。亦寇恂決之也。乃既決於聽恂矣。則遣其子弇親將而來。稱帝之議。無所避而密陳之。故寇恂雖見委任而不能揜况父子之輸忠。寵弗然也。從漢與梁之策。卽遣漢與梁任之。資以兵衆而成漢與梁之豐功。寵無與焉。漢與梁馳驅於中原。而已晏坐於漁陽。何其不自樹立。倒柄以授人邪。寵之愚不應至是。則寵有猶豫之情可知矣。光武而興。則漢與梁爲己効功。光武而敗。則漢與梁任其咎。而已猶擁郡以處於事外。嗚呼。處亂世。擁重

兵勢不可以無事。非儒生策士徘徊顧慮之時也。慮未可以委身。則竇融雖後至而無猜。審可以託迹。則得喪死生決於一念。若其姑與之而留餘地以自處。犯英主之大忌。受羣言之交撻。未有能免者也。易曰。需于泥。致寇至。敬慎且危。而況悍妻羣小之交煽乎。亂世之去就。決之以義而已。義定而守之以信。則凶而可以无咎。需者事之賊。非欲其躁也。無兩端以窺伺之謂也。寵之不免。非旦夕之故矣。雖然。略其心紀其績。以不忘患難之初心。則物自順焉。光武之刻薄寡恩也。不得以寵之詐愚而謝其咎也。

光武之得天下。較高帝而尤難矣。建武二年。已定都於雒陽。而天下之亂方興。帝所得資以有爲者。獨河北耳。而彭寵抑叛於幽州。五校尙橫於內黃。關以西鄧禹雖入長安。赤眉環繞其外。禹弗能制焉。鄧宛堵鄉新野宏農。近在咽喉之間。寇叛接跡。而相爲牽制。不異更始之在長安時也。劉永張步董憲蘇茂橫互東方。爲陳汝眉睫之患。隗囂公孫述姑置而可徐定者。勿論焉。其視高帝出關以後。僅一項羽夷滅之而天下卽定。難易之差。豈不遠哉。或曰。項羽勁敵也。赤眉五校。劉永張步董憲蘇茂。董訢蘇况。隗囂皆非羽倫。則光武易。夫寇豈有常哉。項羽之彊也。而可使弱。弱者亦何不可使彊也。曹操慮袁紹之難平。而卒與爭衡者。周瑜之一隅。苻堅蕩慕容姚氏之積寇。而一敗不支於謝元之一旅。時之所興。勢之所湊。人爲之效其羽翼。天爲之長其聰明。燎原之火。一燭未滅。而猝已焚林。詎可量邪。且合力而與爭者。一塗精專志定。無旁撓焉。而惡得不易。

分勢而四應者雜起。左伏右起。無寧日焉。而惡得不難。使以高帝滎陽之相持。而遇光武叢生之敵。乘閒擣虛而掣其後。羽不待約而人爲之犄角。高帝不能支矣。則甚矣光武之難。而光武之神武不可測也。乃微窺其所以制勝而蕩平之者。豈有他哉。以靜制動。以道制權。以謀制力。以緩制猝。以寬制猛而已。帝之言曰。吾治天下以柔道行之。非徒治天下也。其取天下也亦是而已矣。柔者非弱之謂也。反本自治。順人心以不犯陰陽之忌也。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光武其庶幾乎。高帝之興。羣天下而起亡秦。競智競力。名義無所伉。人心無所惑也。光武則乘思漢之民心以興而元也。盆子也。孺子嬰也。永也。嘉也。俱爲漢室之胄。未見其分之有所定也。苟有分義以相搖。則智力不足以相屈。故更始之亡。而故將猶挾以逞志。然則光武所以屈羣策羣力而獨伸焉者。舍道其何以哉。天下方割裂而聚鬪。而光武以道勝焉。卽位未久。修郊廟。享宗祖。定制度。行爵賞。舉伏湛。徵卓茂。勉寇恂。以綏河內。命馮異。使撫關中。一以從容鎮靜。結已服之人心。而不迫於爭戰。然而桀驚彊梁之徒。皆自困而瓦解。是則使高帝當之。未必其能者。定如此也。而光武之規模宏遠矣。嗚呼。使得天下者皆如高帝之興。而無光武之大猷。承之於後。則天下後世。且疑湯武之誓誥爲虛文。而惟智力之可以起收四海。曹操何所憚而不爲天子。石虎朱溫。亦何能寒海內之心。而不永戴之哉。三代而下。取天下者。惟光武獨焉。而宋太祖其次也。不無小疵。而大已醇矣。